



▲《奧德賽》許多畫面採用實景拍攝。 劇照

《奧德賽》

上映一個多月，《奧德賽》全球票房已突破十三點五億美元，超越《死侍與狼人》，成為影史最高票房的R級電影。但比票房更值得談的，是他究竟怎樣把「大銀幕」三個字重新拍出分量。

九十一天輾轉六個國家，二百一十萬英尺IMAX膠片——《奧德賽》成為首部全程使用IMAX膠片攝影機拍攝的劇情長片。這不是把IMAX當成幾場動作戲的放大鏡，而是從第一幀到最後一幀，都把觀眾放進那個世界。導演路蘭曾說，巨大的IMAX畫面會讓銀幕「消失」，填滿觀眾的周邊視野，產生沉浸感。

所以，《奧德賽》必須去看IMAX。

影片中大量的海上戲分更可謂把實拍推到了極致：劇組直接把一艘約三十五米長、按照古代造船技術建造的木船帶上真正的海面，演員還接受了划船和航海訓練。這種近乎固執的真實感，最終會反過來作用於觀眾：你看到的風浪、船身搖晃、人物在大自然力量面前的渺小，都不再只是電腦特效，而是攝影機真的身處那裏。

這也是路蘭電影迷人的地方。他不是單純追求「更大」，而是用真實布景、實體道具、自然環境和IMAX膠片，把「大」變成一種可以被身體感受到的尺度。

這不是路蘭對自己職業生涯的一次炫技致敬，而是一場遲到了二十多年的追根溯源。當年他曾短暫參與《特洛伊》的導演計劃，最終與那部電影失之交臂。可那段經歷沒有消失，他反而一直記得一匹半埋在沙灘、即將被海浪吞沒的木馬。這個畫面在他腦中留了二十年，直到《奧德賽》才真正拍出來。

就像奧德修斯對於海妖歌聲的描述那樣，「你最渴望的就是你最無法擁有的，而你最無法擁有的恰恰是你曾經擁有並已失去的。」



樂活

潘少

逢周一、二見報

沙漠裏的寶石

當我們看到仙人掌，第一反應大概都是乾癟、兇險，生人勿近。

但如果你在烈日炎炎的夏末，路過一片仙人掌叢，視線被葉片頂端那一顆顆泛着紫紅、帶着刺，卻如寶石般的小球吸引住，大概就會明白，大自然擅長的，就是把慷慨藏在堅硬的鎧甲中。

就這一顆顆不起眼的果子，稱呼多到讓人發懵。光英文名就有倆：Prickly Pear和Cactus Pear，到了中文世界，最常見的譯名是「仙人掌果」。不用懷疑，它們千萬萬確都是同一種東西。

它的老家在中南美洲，傳說中阿茲特克人的祖先就是看到一隻老鷹棲息在仙人掌上，才決定在那裏建城，這座城市後來成了墨西哥城，而這一幕，至今還留在墨西哥的國旗上。別看仙人掌其貌不揚，果子倒是意外地嬌嫩多汁。哥倫布誤打誤撞發現新大陸之後，仙人掌果也跟着漂洋過海去了歐洲，如今意大利的西西里島，滿街都是它的身影。往南、往東走，在地中海沿岸、中東、北非一路開枝散葉，成了以色列的國民水果、馬耳他的夏日標誌。

在吃仙人掌果之前，一定要小心它身上的刺。一旦徒手去捏，細如毫毛的刺就會扎進肉裏。正確的打開方式是用夾子固定，削去兩端，再縱向劃開，輕輕一剝，紅寶石般的果肉就露出真容。

第一眼看去，有些像紅心火龙果，但吃起來更有層次，你能感覺到仙人掌果來自烈日，卻身藏一股清新。比起火龙果寡淡的甜，仙人掌果尾韻夾雜着調和的酸，像西瓜和奇異果的「約會」。

冰凍過之後尤其暢爽，如同在乾涸的舌尖上，下了一場暴雨。不過，此處還有第二個考驗，那就是果肉裏密密麻麻的硬籽。別用牙去「硬剛」，老饕的建議是直接吞下，當然，如果有耐心，一個個吐出來也行。反正，為了吃到這口沙漠中熬出來的甜，也值了。



食色

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這個夏天，內地院線格外熱鬧。周星馳導演的《功夫女足》七月率先上演，沈騰主演的《歡迎來龍餐館》八月接棒登場，兩部片子一經亮相均引發觀影熱潮，倒像是南派笑匠與北派喜人隔空打起了「擂台」。

說起來，星爺和沈騰，算得上當代中國喜劇版圖裏頗具代表性的兩座山頭。作為港式無厘頭喜劇的標杆，周星馳的幽默自帶嶺南市井的荒誕與灑脫，從經典熒幕形象到如今的新作，他習慣用誇張表演解構現實，熱鬧的喜劇外殼下，始終包裹着小人物追夢的坎坷與不甘。

而扎根北方文化土壤的沈騰，則

憑藉接地氣的生活化風格，撈起了內地喜劇的大半江山。無論是《夏洛特煩惱》裏的失意中年人，還是《歡迎來龍餐館》裏在戰火中堅守煙火氣的廚師，沈騰總能把普通人的尷尬、無奈與善良演得入木三分，讓觀眾在笑過之後，咂摸出幾分生活的酸楚與溫暖。

二人喜劇路子看似風格迥異，內核卻高度相通，本質上都是對「小人物」命運的共情。周星馳講底層人的掙扎與逆襲，沈騰演普通人的窘迫與堅守。哪怕表演形式不同，但那種笑中藏淚的創作巧思，大概是他們打動觀眾的共通秘訣。

文生圖

蝶與蝙蝠捧着一個「壽」字。

看到這裏，忽然想到文字再準確終究還是文字。它可以用昆明湖的碧波和庭院裏的蝴蝶，努力把那一抹幽藍送到讀者的眼前，但最終那支頭釵究竟是什麼樣子，還是由讀者「腦補」而成。

現在有了AI文生圖，為何不試試讓AI把它畫出來？於是，我將這段文字丟給AI，要求它根據文字生成一支頭釵。幾秒鐘之後，一支漂亮的頭釵出現在屏幕上。我第一眼看到的時候，竟然愣了一下。原來，書裏那支只能靠想像拼湊出來的頭釵，真的可以出現在眼前。點翠的綠、釵柄

有意思的是，兩位喜劇人都在這個夏天跳出觀眾固化印象，開始主動求變。周星馳在《功夫女足》中，不再執著於小人物咬牙切齒的「必須贏」，而是借角色之口傳遞出「放鬆」與「平靜」的通透。影片褪去了尖銳的諷刺，多了份與生活和解的淡然，完成了心境上的沉澱。沈騰則走得更遠，《歡迎來龍餐館》並非純粹的喜劇，而是一部披着美食外衣的嚴肅反戰正劇。他用克制的「減法演技」塑造了一位在戰火中掙扎覺醒的普通廚師，不少觀眾首次在沈騰的電影裏感受到沉甸甸的痛感與真實的人性重量。

這場南北喜人的「打擂台」，沒有絕對的輸贏。周星馳鑄就了華語喜劇難以復刻的經典與時代印記；沈騰則貼合當下環境，用成熟的喜劇創作描摹現實百態。星爺的「無厘頭」告訴我們人總要心懷夢想；騰哥的煙火氣提醒觀眾踏實過日子才是本源。一南一北，一夢一飯，合在一起，恰好是這個夏天完整的中國電影故事。



十八彎

關爾

逢周二見報



大川集

利貞

「小中風」

救護車不久便到達，我陪同母親一起乘車。救護員在車上已為母親進行初步測試，母親的身體反應未至太差。到達急症室之後，醫護人員隨即開展診治，醫生很詳細地查問發病的時間及流程，我才知道原來「中風」的時間性很重要，醫生由此而判斷是否急性「中風」，再決定要做手術抑或藥物治療。當時母親的精神仍然清醒，而且略見好轉，醫生確認屬於「小中風」，即是腦部血管輕微閉塞，但沒有生命危險。最重要的是盡快用藥疏通血管，減輕四十八小時內出現正式

「中風」的風險。

母親是次渡過難關，有賴家庭醫生的迅速協助。我們平時以為家庭醫生只會診治普通的傷風感冒，但其實家庭醫生就是看顧我們的日常狀況。此外，不要看輕「小中風」，後續的治療更加重要。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在英國乘火車

說明情況，被告知地鐵票可以不買，由工作人員開開放行，不知地鐵票的錢誰出？看到不少乘客拖着行李是要去機場的，焦急、疲憊，誤了飛機，又由誰來賠償？

有人對我說起自己的經歷，說某日火車突然中途停了，車上廣播說，司機下班離開了，要等接班司機來開車。乘客呆坐車內，這一等就是半小時。我不可置信：「你說笑吧？」對方認真地說：「真的。」

英國鐵路原本是公營的，但從一九九四年始，執政黨將鐵路拆為基建、客運及貨運幾部分，轉由私企營運。私企化後，問題不減反增，英國政府近年又在搞去私有化，將合約到期的鐵路公司逐步收歸國有。真是夠折騰。



紅塵記事

慕秋

逢周二見報

鄰里關係

很多人的固化印象中，德國鄰里之間的關係是疏遠甚至並不和諧的。一方面來自德國人嚴肅又不苟言笑的表象，另一方面來自某種歷史原因延續下來的「群眾互相監督舉報系統」。

然而在柏林，這一切可能跟你想像的完全不一樣。

在中國每個小區有個小區群是常見的事，然而在德國，這樣的群並不是每位業主都願意參加。不過有意思的是，這些不太願意加入群的業主有時候迫於無奈還是加入了，加入以後甚至感受到了鄰居群的快樂。

最開始業主群很安靜，最主要的功能是「包裹站」。事實上柏林每個社區都有包裹站，但是當快遞員發現這個小區裏的鄰居之間互相很願意幫忙保存包裹時，他便會把一堆同一棟樓其他鄰居的包裹一股腦兒地都留給在家的鄰居。有時候鄰居便會拍一個包裹集體照——「包裹站開始營業啦！」

慢慢地，業主群發展成「臨時小超市」，時不時看到有鄰居借點牛奶雞蛋，或者臨時沒有黃油差點麵粉什麼的。當然了，說是「借」，這點兒東西是不會很正式的還的。一來一往，反而成了鄰里間慢慢熟識的催化劑。後來，不僅互相借吃的，這個「寶藏群」甚至可以借到一些大家不常用的工具和奇奇怪怪的東西，有一天一位鄰居摔倒了還臨時借到了拐杖。

再後來，我們鄰居之間的關係已經熟悉到可以放心讓鄰居幫忙交接家裏的鑰匙，信任讓鄰居偶爾照看小孩；而許多小孩在鄰居家也早已熟悉又自在。

是不是沒想到，柏林的鄰里關係可以如此親近又溫暖。



柏林漫言

余逾

逢周二見報



漂遊記

杜若

逢周二見報

攻略也是旅行

旅行尚未開始的時候，往往心靈已經預先到了遠方。

出發前的約莫一個月開始，打開地圖、訂房網站和交通軟件，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標記、評論與路線，會慢慢把一個原本陌生的地名變得具體。住在哪裏，離車站遠不遠；清晨先去市場，還是先去海邊；應該是「特種兵行程」，還是優哉游哉的閒逛；是否要花兩個晚上在一個別致的酒莊裏——這些看似瑣碎的問題，常常讓人花上好幾個晚上反覆比較。旁人或許覺得麻煩，我卻始終覺得，制定攻略本身，就是旅行最早開始的一刻。

跟團遊與自由行的差別，有時並不只在價錢、景點或住宿等級。跟團遊把選擇交給一個已經設計好的行程，行程的一切大抵都有答案，也有了心中的預期值。它有它的便利，尤其對於時間有限、語言不通或不願操心的人來說，省去了許多顧慮。但自由行的誘人之處，恰恰在於那些尚未寫進答案的空

白，與規劃行程時那探索的樂趣。

它從出發前一次次查詢、刪改、取捨中就已開始。研究自駕路線時，手指沿着地圖移動，心裏已經先走過那些尚未踏足的街口；比較租車、火車與巴士的時間，也不只是在計算效率，而是在決定想以怎樣的速度靠近一片風景。旅行真正動人的地方，或許正是這種提前到來的想像。

有時我會把攻略做得很細。把想去的地方按區域列好，細到每個小時至少需要走多少公里，細到每一天要踩點的景點，有時候又會把攻略做得留白一些，留出一些空白給不期而遇的風景。

或許，旅遊最可貴的並不是離開，而是重新擁有選擇生活節奏的機會。